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菴方公文集卷十九

書

吳侍郎潛

恭拜掣翰諭以陳制議之材愛惜人物不害其為公
方朝廷大開使過之門又兩關交上羅致之請區
者不復有疑即書行矣屋予之諭尤似委曲諸公既
以留蒙齋共請于朝則借其居亦非便特以一時未
有棲寄耳雖得天府貼占一闈使廳之榜不復作念
茲荷推遜然亦須班堂先得所安乃可過而闈焉不

然終未敢也又未知劫即中之榜如何一身一家自
謀之難如此則一城三十萬口將奈何祝融為之禍
慘矣侍郎拯焚之功甚偉能全人之居法當得美居
之報則某之轉徙靡定固其所也却人日傳下魚大
尹事必沐賜念然頑鈍無恥之蹤當去久矣旦夕上
祠請特侍郎贊成之因謝控稟筆汗俱下

視寺丞 祖常

某愚不肖亦先正文昌先生閩中棠陰一士也起敬
大節間得遺文一二讀之歆多求未易得遂因侍坐

知有所謂齊齋錄與論說者輒敢以請特塵染翰出
以為賜歛柁開卷皆關涉國家大体使先生之言行
於嘉定更化之初何待今日之再更歎息久之言
藥石今犹可用也

某伏拜劉汙盼賜先正文昌齊齋先生行寔巨編此
十四五年前諸賢相顧不敢下筆者西山欲誌墓不
果今蔣左史既表其行而誌則非鶴山誰屬世謂乾
坤清明而後大賢之節白然當昏塞晦昧時舉世皆
知瞻仰人心公論何時不存而一晦一明則於世道

不能無傷焉此向來柄國者之罪所以不可贖有能
用先生之言者不足為今日扶世之良劑乎某伏讀
累日既掩復舒且歎且慕願生晚不及事先生何幸
監簿郎中以好修博記為今賢所稱將得以親炙而
歷扣焉

某伏拜劄訃竊示先正文節隧碑此鶴山先生之筆
也哭鶴山甫旬餘掩卷感歎久之曩見執事以不
得而山銘為恨兀事其有鶴山焉自今視之此銘豈易
得哉孝子可以無恨矣傳筆良史事也某非其人不

敢不勅遺奏跋語併容續呈

趙國器

某於先正循陽史君四十年交遊辱愛如兄弟諸郎
以銘墓請幾於至哀不能文然知史君為最深幼受
母教如陶公身自教兒如謝公有相如不言人過之
厚如王肅不阿上官之介至必興學校則文翁之風
志在護貧弱則次山其人此猶人所知者至於論時
事愛宗國懇切惻坦中壘筆流則某所謂深知者在
此平生無點瑕蚤受西山先生之知特注浦城柱依

且學烏御史李知孝不樂西山過之不使上端平初
知孝逐西山召曰國器方了邑債耶將相料理而西
山不起觀其所與者世之大賢其所不與者世之大
姦可以斷史君之終身矣蓋其學自教自實入常以
浦城失一行為恨浮讀書記誦之忘老曰吾師在是
或謂當東淮奏縣最時肯上邊從大幕入豈不方面
乎又謂當朝家嘉康功時肯上京從漕僚入豈不班
行乎然皆非史君所恨也苟不失其身有以全其歸
則為循陽遠守為武夷散吏以老矣害史君之志遠

矣可以傳矣某名為首藩不知前賢有帥臣體重之
說日閱案牘宜與州縣吏坐曹者無以異筆硯雖存
塵埃可厭今婦閑有日容澡雪神思以表墓可乎遣
惠十六尊者皆奇怪相史君所愛玩者殆自此果中
來敢不受藏時展以寓見先友之思輒易水沉十兩
機檀各三十兩持為家廟一炷以白此情白金四兩
四十七兩或可相庵宇犒匠之需球眎至幸甚

陳教 伯圭

舊秋鄉友遠來者以得賢師儒為誇僕以舊識誇之

鼎來藻染詞旨渠々誦之欣感蒲編小名不掛農工
商之版者為多每得明師則其一時所接引獎拔者
可供數舉之用少聞長上說有三山揚永嘉鮑非徒
為詞藻之學犹及見黃子野以善考校稱及能操筆
時見任驥鄉其後有黃景夷所稱六考校也近有泉
之蘇能浹洽朱門之說時復齋正里居故從遊者多
可觀今何章執事以理義之學根本之以法度之文
發揮之感化之下將必有心悅誠服者豈徒以法為
師生官府為學校哉了此則訪璧水之舊遊此其張

本也某涉筆列寺書鈔拜耳每見以學官稱者未嘗
不自厭其塵俗不足玷茲選而知其為公等設也望
家山二千里時日清夢曷日晤語願言珍重以昌斯
文

范鄉守 鏐

某伏拜賜書函事之教端誦數四体國愛民之意諳
然於言辭之表其所關係非獨莆郡而已近得遠處
書皆言官司造舟之擾秤楮之擾保社市井苦之而
勇於奉行者不自知某則謂此正先儒寬一分之時

蒲民拜君之賜此時非乎戰艦獲福漳減半已得之
命令所請者見造四隻不失為真實減四從三尚存
其一况給降有本可勉為之此子文都承之言也然
賄貼猶可或恐多於大郎之數則成例又加以並緣
之胥保無重擾尚可苦詞再告否秤楮照閩中諸郎
之例出官鏹分卓鋪鄰邦所共行者烏得獨異始建
劔之價頗昂下四郎次之總及衢界則不然今所在
多不如初令第殿講左史自謂於書言之然權衡劑
量在仁人必有處此嘉定行令初潘文叔揖漕事自

出巡點邦人荷賢守之賜甚多父老猶有記其事者
否雖然西事與國脉相關寧能相顧忌而不敢言乎
韃賊造舟筏於上流意將何為而吾江防舟楫靡一
是恃議者日舌口而行之輒擾金不持楮數十千博
一梳麪竟坐此斃而吾國中皆紙鏹世界議者日寒
心而行之又益擾不講求禦敵之實力而欲以和買
有是理否一介使遣矣能保秋風之不動否不推考
拔楮之病源而欲以威劫勝有是理否四郎賞而一
全罰矣能保威令之必行否今之患曰外韃曰內楮

耳而眇然深遠之慮則有出於二者之外姑以粗言之曰隴其楮二而一也必虜無動兵無用而後邊可寧費可省邊寧則裹民之科賦可輕科自輕而至於無然後可以固根本費省則楮數之印造可少造自少而至於佳然後可以議秤提不然兵未息楮未易言也何以息兵禍曰在天何以感天心曰在人此其事尤未易言也日立坳下無一語補報縣令弟左蟻有愧色將歸休為廬下一坵帥子弟奉楊公教令以老此生下情惟有感愧之至

某惶恐申稟艾軒先生文集二十卷近方編就此乃鄉邦闕典若有待於賢侯今距造朝不遠雖鉅梓非旬月可就然閣下試開端於前則後之君子必且鑽而成之其書借申呈儻蒙電覽發下郡庠置局仍委先生外孫新允溪尉方之泰國子進士方涌孫監視刊本庶幾精實無誤斯文章甚後學幸甚

趙宰 玳夫

某自著攝郎自郎登坡凡三遷皆沐貽書相慶皆於中秋一月得之詞肯皆勤、懇、非愛厚不及此願

撰局微有刑改銓曹尤可殫勞若歐公所謂不繫一
賊一司者百世之訛猶在後四方之誦立至前今內
而廟堂謀國則疎而相軋之謀則密以至倖門浸啓
欲盡言之則內庭有非所樂聞者外而諸閭抗朝則
強而抗教之寔則弱以至和戰互異欲盡言之則邊
方事非有所悉知者此言責所以為難亦安敢以難
為避哉蓋論人尤易論事而合宜為難事莫急于邊
而生長偏方仕宦內地甚或書生之不武也來翰所
述西淮利病與錄示上廟堂十策無非切中事机凡

此皆所欲知者徒是無惜疏示

姜倖 惟明

某屏逐東歸非不知遵陸之安其乘桴也非得已者
望使郡五里許幾為大即灘所厄當急流中維新底
漏差尺寸則魚腹矣亟依沙磧已沒膝及腰幸月明
兩霽有小舟可呼遂獲全活人厭神怒之餘所遇救
声匿影以有換舟之懷不容不掣鈴齋一見蒙賜之
饋借之館命之舟然猶有稟者今早得一舟五十料
又損漏衆謂其難於上灘不若更賜指揮差下二十

料者兩隻以魚損漏為上大凡浙江產舟欲其大而此
欲其小苟幸而濟雖踰伏蓬下亦不暇計也因嘆京
城寓廨為鬱攸所驅携家僑寄農寺者兩月又求言
紛：竟以一逐結局而鄉之朋友併及焉非池魚乎
既去矣幾為江神所溺今歲大水見厄如此水厄其
身幸脫矣火之禍甚廣必都人皆得所居而後去者
之心始安此固吾輩凡為臣子者之心也然水不危則
不應有賢使君之遇是六一幸敢併以謝

董侍郎

槐

某幸甚獲同朝路雖聚首日淺而敬之心嚮者甚至
得之諸公謂浸醇之學當在經帷古雅之文當在詞
苑等而上之則經綸之手也始所期者在此秋風漸
高上流最急見大夫無可使者上頌廷臣獨曰卿可於
是以王人持使節賜之對而遣之閣下慨然無辭難
片語在廷有愧色皆曰今通材也先儒所謂入粗入
細者耶某嘗至北園外餞兩使星入楚皆不遇而友
未數日而孤蹟迹深伏闕底自是了不聞近事或傳

西淮小舳則益盛類荆湖得捷則又稍伸眉或又傳
非韃也又謂未遲而數少目前尚可支柱要之勿恃
彼之不來恃吾之所以自立者何如人之家有垣墻
有門戶而後堂奧可以安今歲有破缺豈能高枕然
則葺理自何始捍守自何先在提刑胸中必有全撫
區畫布置一面事定使人謀無遺憾則天意有悔時
還報天子生逢籌帷則前之所望經綸一世者展矣
某懦不足用且閩人不盡識當世豪傑頃試邑福之
永福識其邑人鄭君宅心者訂教迫邑與之共設備

守知其非近世科舉士蓋奇材也今為常德推官欲
望台慈進而扣擊之察其果有足取則收拾薦進之
他日有以自見於世則門墻士也

本軍張守 文

某比聆郡齋刊先正僚齋文集方謀有請迺蒙真札
其巨編俱賜剔燈開卷不勝大嚼之快疇昔所聞价
庵薦其文誠齋賞其詩若四六則誠齋竊取而用之
梁升子^{論思}辭魁柄除醴泉侍讀其麻制云瓊臺間館冠
臯伊之輪魁廣廈細旃譏虞唐之盛際聽麻日朝士皆

服洪之精切蓋二事皆西漢全語而不知洪召至都
未入翰苑前先奉內祠蕙經喉此一聯皆尚書賀啟
中語也未兩月洪用之王言其捷如此使尚書用南
澗諸公故事居文字之官又不當止此方淳熙文物
最盛時雖前輩不免相資取今行世既廣其膏馥後
輩又可知

某比嘗拜先正文靖史傳之賜茲又併誌銘謚議合
刻以為賜誌乃張魏公筆豈容不廣其傳觀其始末
以知擢不早悔恨不已而嘆服文靖之先見甚矣知

人之難也此一事最可觀而傳其議不收而紹興正
論特載之然則併刻之其有益於互考者大矣昨得
後村進至史君所和讀卽報詩足見嫉惡之意賢士
大夫所同後村與蔣同宗寺同卽省而不知悟且薦
之西山而西山亦喜之檜之背魏公與文靖亦猶蔣
之背後村併及西山之子孫也後村今詩之悟晚矣
要之賢者待人之意常厚而小人之自狂其身則可

憐矣

直學士方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庵方公文集卷之十九終

書前文韻贊同知附別詩卷之十九終

趙教授時建

其舊杖登劍之湖頭去城十餘里有傳示水衙則即
博士也不以其常為吾津林之辱而更勞苦之此意
甚古既至廣文官舍則儒隱觀瀾彌高儼如壬申癸
酉新葺時凡手所植所聚所引梅竹泉石皆相迎而
咲似亦不以為辱者豈非體今主人之意而不忘舊
主人耶其繼揚光甫太博者也冷舍與直舍為佛序

所隔揚始通之而某成之克甫為慶元六君子之首
節甚高惜其立朝不久且遂且死前此典教多名人
其稍顯者三山任先生由御史登頌臺有點校二礼
板本在黃寶夫架閣當禁銅道學時所取程文前列
有用語錄中字者諸生有請曰此等字朝廷近禁也
寔夫答曰朝廷令諸君不喫飯能之手每味此語礼
義之學與日用飲食同自今觀之食可禁乎學可禁
乎其時之隨聲同吠何限黃之不顯命也諸生知而
祠之者但曰關試闈耳近者陽湯升伯其學問議論

器識足名其家觀其通變策經畫世務甚精晚乃淡
視世故其了死生吾儒之常或謂葛藤之助非也言
論風旨矜佩犹言之否去而顯者雷季仲參預也當
其在西掖時傳烈仲託題名取以為一記之光又榜
廳東一閣曰具瞻其由以祝政途而徑上來者遂指
閣為雷創始借以為重區：則謂此郡元僚宏博之
標足為模職重非徒宏博也參預也而西山之學與
節則可以言顯矣此吾後所師而慕者也

某屏居丘園目盡無來人曾謂數千里外適有走介
貽緘者纒漉滿紙又知舊秋曾寓書西省相尋而不
肖已歸矣憶在坡邊時四方書尺不暇答賢者獨不
既解此職來者浸稀却荷寄聲雖不及領意則可感
君謨謂為諫臣則人見疎為詞臣則復見親蓋古之
人皆然今也及是執事適今人而追古人矣矧為逐
臣誰復觀省獨拳：如此意逾古而感逾深矣癸巳
秋抄聚于建陽入冬又聚于京見持遠幙久次去僕
留而愧焉時事日艱每見朝宸以儲帥材為難某心知

有執事而氣力低小不能為軒輊既而聞已遂及瓜
度其必能以声績表：自見矧楚塞風塞之衝正志
士馳騫之會咲談兩幙無非偉畫諸公方將有求於
執事不待執事之求也願相期待者甚遠人之家有
藩籬有門戶而後堂奧可安今藩籬如此門戶如此
欲高枕而卧得乎何以捍守何以葺理要必有方略
而稽之古驗之今要必有合者蓋疇昔通德一年所
得於高蓋人物者亦可謂不允者願為天下受此寶

某過劔津望順溪四舍欲一見琴堂主人無從惟有
美譽滿耳既既歸得潛夫吏部所題步雲閣詩讀之
則主人胸次可知書翰與記文俱盼又知閣之所獲
始與其所以復興唐律十二高詞三愈出愈奇句精
麗而意感慨此豈湯火中人弋其復興者豈獨一閣弋
世謂邑之不可為者誣也某再仕劔聞邑之難者惟
此每闕官委攝多勉就惟恐不尋脫有冒注而來者
鮮見以美去况三年有成乎今既有成之年矣可以
登班美邑人上借留之請朝家願因任之文令君不

以為淹與其民益親縣齋初心之詩益有以自樂然
自當世之論得無太淹賢乎今之言宗英者非獨伯
仲為閩中瑞蓋當代鮮儂也給札之命當與長公接
趾于比丘矣某四暮之中立朝者三年且半其雙槩
豈敢望正字兄荷相與最厚去國荷相送不忍舍而
少公又問勞甚至家之後交以為感甚欲附於各步
雲之後而未能也敢祈為天下受寶亟膺密召如前
所期

曾潮守

天慶

某掃執謝客了不知戶外事忽有故舊來書者窺審
開藩鳳城與春俱至某不覺驚喜曰豈非韓文已亥
歲乎何其造相符乎韓之後更幾甲子而有本朝之
陳文憲每更一甲子其偶值者必自誇詡然不足以
當之當之者大監其人也忠信足以感異類則赤子
可知均之為鯁驅而徒之捕而戮之微有間然皆能
使之屏息二公之文具在今將以此驗之使吏畏威
而民懷惠其為驅鯁也尤大猷納弼亮將有光于前

二公是不虛當一已亥矣某無補明時永棄莫城猶
使之無勞叨廩此國家仁厚之澤至上優容之賜每
一食必生慙愧心因念與潭府不無黃綠非獨忝聯
朝好而受工部之廩出經畧之榜而先大觀文樞使
似期待之頗遠今永孤此望矣因筆報及之

趙西宗希政

某曩留京望羅浮數千里書筒不廢往來今里居距
西邨數驛近澈聲甚易如出處殊途何雲錦墮前門
勞滿紙則前日之捉筆自疑者淺矣大君子豈以貴

顯而踈舊交居獻齋者亦豈一日忘愛賢望治之心
我鄉人多仕嶺外其來者言憲陽之治至今無異
所在官民相仇况乘以倉卒其不疾視者幾希又世
之好議論人者人鮮不踵其後今也民愛而留之當
路與朝家亦幸其留為遠氓至其何以得人心惟世
論至此然則凡士夫所至其可苟弘以拊摩葺理之
良策則今茲領宗藩糾正之尊亦誠清且簡歸然為
漢遺老其倦宗國之忠又何如回首吾園將三紀
人物蕭疎某疇昔過三山見城中外五六十人今立

大功名推陳制書餘亦少存焉歲二之日揚廷播告
以佐揆位百僚上名乃吾榜中人蓋幾年而後有此
屬時多事所望以扶顛持危者不淺非吾黨之私也
是日進而居臺者亦二盛弘猶記甲午春季大逢會
同盟于道山某少伯符兩月耳時新自遠方來不識
中朝官職為何物既而推遷漸至危地則知其決不
堪復用矣今所望通材偉識人居要近共扶國脉是
又可為同庚之光

某之曾大父之弟宗弼庭寔字公美紹興初以宣諭
使朝陵還對榻前具以所見言君臣至於感泣秦檜
聞之大不樂曰公美自失從官矣又上書乞贖胡澹
菴罪愈忤檜意出之使闕又推之使廣劾檜當愈急
终于官識者哀之澹菴還朝聲其事者屢雖直氣見
扼於權姦而流澤不墜者累世今監鬱林州郡監倉
炳者其孫曾也每見明公嘆世通之哀而慨然有感
於前賢憤嶺官之饗而察其能按於儔品炳也其庶
幾焉

林竹溪希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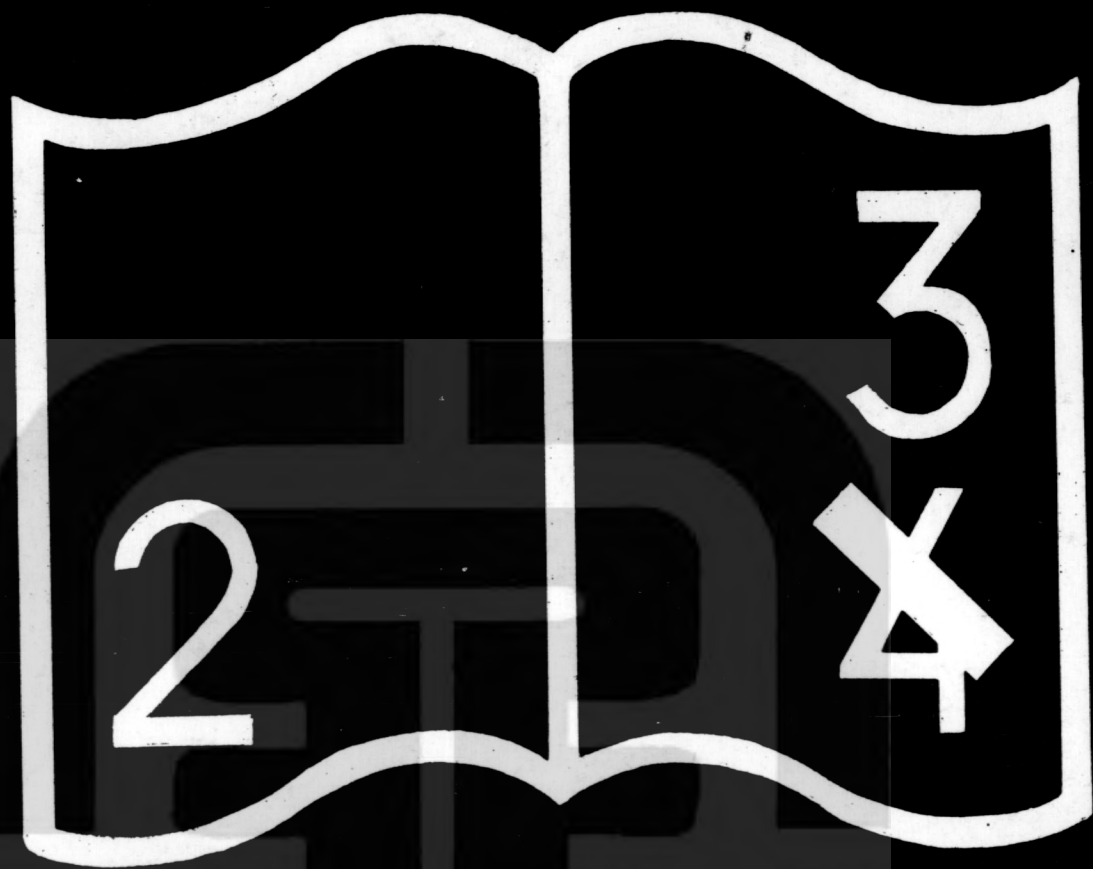
某比者常造謝不過可勝愧仰傳諭需南塘行實復
齋誌銘未及尋細茲求珍染謂聞茂實於端平有異
論茂寔賢者安得有此所不滿者端平之相耳後村
每謂南塘三十餘年一正字甲午乙未不年餘繇內
制登送列始既有扼之者則後必有伸之者似若志
所主者然而用人天子之事而近世以息怨歸之柄
人物者不知此論何時可改今狀元端平更化救用
老成則上自用之是也其始去史丞相曰趙今第一

秀才宜為文字官其後云趙丞相欲挈而固辭史丞
相處以清望官而不少貶則後之括清要誰挈而處
之乎豈非不能行其言不足以用之也其不識秀才
及史之不如也此或者所以疑其論之未平也高明
以為何如

曾太卿 式申

某與長者居連鄉十七年前薄宦江西與法曹傅
泳之令武博王賓之游二君相繼赴濡須臺府之招
切聞以盛年分重寄聲名赫々起歛一拜無送又六

七年憤邑債于福之永福始汀邵擾浸及其隣既調
諸郡暨諸道兵又調殿旅寇視之蔑如益披猖遂越
而殘泉之永德而其所領邑又隣焉岌乎殆矣未幾
連以捷告遂成陳招使平敷之功罔之則花帽軍也
鐵橋軍也此西淮制垣所造也非獨一邑拜公賜全
閩同之吾鄉左僻號樂土戴白不聞鼓鼙聲豈識邊
頭事雖語之未必信迨目擊其擾而身受其賜乃知
屏衛邊方之勞以全內地於安者其賜尤大袖手有
年凡向所獎按之備禪今有能為將者向所據練之



编码错误

应为9-16

之行伍其居者捍御并其出者非獨有功於閩而江
廣實賴之惜乎始折於三京繼損於邳徐近又殲於定
城而西兵之精銳畧盡矣誰定使然言之短氣竄聞
居閑雖鄙事小物必親知之者謂其感解肉之生志
運甓之勞蓋有將為也不然豈不能以帥體自居於
逸哉百年金甌豈堪破缺允擾我者皆曰韃也問之
韃則曰盜也四郊多壘抑誰之辱晉府完開臨以政
地贖以婦日非徒贖之蓋留後之儲也然公未至鄂之
前有如親行聖上之委寄隆矣廣建參佐時材之搜

詞旨溫潤可愛可感黃告歸亟拜此此况能讀其文
書不甚至寢室者也幸善待之續又拜狀

何判官士願

某就有申稟偶數佳士友來訪以鄉民艱食甚急頗
相責以不能白之郡竊料賢使君所以與幙府討論
者至熟特外人未之知耳莆土狹人稠雖甚豐年僅
足支半歲之食大率仰南北舟而仰為南者為最多
春夏之交又仰二麥以接濟去歲二洋不為甚歉而
濱海處為鹹水所傷亦不少又麥秋大不及常年今

山谷之民尚足支一兩月洋海細坻持錢入城入山者無數不知大家蓋藏可支得一月否又不知官司倉廩可支得一月否又不知指廩望新可挨得一月否飢飽自是民間事而所在多以責望之官府而為長吏者亦當之而不敢辭非特利害相關亦官民一家之意使府區處可得聞乎屋裏所有不患其不出必自外而入者乃為上策向者嘗為嗣歲之備至差上吏持輕齎入廣搬運以來去冬亦有慮及此者而官司競如也若夫責吏胥督牙僧厚旌賞蠲雜征凡

之漸湮浸沒舒尹又得之執事始大發揮之得非有待於宗派社中人耶某在邑一年非不知各山水簾之奇屢作意輒止若有勒回之者幸卸歲人日僅能携家一至方廣寺觀所謂龍尾泉所謂水幢者亦奇哉轉盼八年如墮夢境每念此邑二十年間莆人凡回至無滿去匪特莆人為然以最滿者自舒文始而執事今繼之若與江西諸賢有緣邑之民力農務本無甚貪餒者苟冬春之交米不甚泄則青黃未接間可無責糶之患其大夫士最多皆秀而文好秉義持

法以謀其上，有以服其心，則亦帖然無譁。故民與士皆美俗也。一永之諺，適矣。二稅不甚難，催惟俸之經。總郡之係省縣之俸料，悉出牙契，向不減分，足是強。又半楮極充，裕既減分，又全楮頗難辦，然亦未嘗不可辦。登以全楮收，以中半解，則甚難矣。今版曹給契紙，俵下有印紙，則有解發俸與邑之責，可輕然不知係省於何乎，出俸料又於何乎？支其必有以處此不知也。日更有改變否？方以談風月為喜，輒又及此，可。以別利器於盤錯中矣。邑士黃元晉持賜書至，誦其

曷若緩步徐行，以做寔地之工夫。邑與民最親，最易行。志朝有所為，夕被其利。向者鑿空之數，甚夥。更賢守，輕減而科罰遂少。今竹湖尤賢而易事，何止一分之寬可行。撫字之志，邑有東溪先生、高彥先、靖康中同陳少陽伏闕乞誅六賊者，紹興間以直貶死。文公守漳祠于郡庠，贈官得請錄。後不果，有節。有李曾祠於縣庠，否其後有人否？訪而惜之，是以風化之助。執事不以比肩滕薛大夫為嫌，而勤民如此。官執是命，中帶來者，獨之幾為而未及為者，何患其不為哉！某

杜門念咎其拙訥尤甚於向時每憶癸巳歲良月上
澣日至京後兩日冰山顏局面一新而執事至之日
亦同今思之真一夢也

永福董宰 鴻道

某距高蓋一牛鳴近偶閱報見當路選令尹以辟書
上浸為贊喜既而聞百乘開邑政典教兼善又以畫
簾之暇尋擊玉峽舊址於五里外捐俸而亭之授筆
而詩之山川添顏色矣世所謂鼎鑊者抑何辨又從
容及此因詰之自未來者云峽古矣三紀前常尹發

羅盛矣養兵號二十一萬潰卒流民之收拾多矣外
幣內犒俱發國家之帑藏可計矣網罩州縣遺利江
湖之民力可想矣往々某規模已成區畫已定幸遇
春紅之期將見冰合之候其必有以副上下之望今
公此行以謀為職不苟殉不苟異對上流而接耆雄
驅馳之舊趾巡而淮而滄前日生聚之遺民圖上方
畧少寬盱食之憂牢立根脚毋墮黠虜之計本朝無
戰功雖元老宣督其成者少惟范公未嘗敗以今之
形證言之寔難儻天與人相應而事可濟福與力相

扶而事可濟是所望於大鄉將億兆姓之性命有賴
使便布此區

漳浦陳宰

森

某歸來望高蓋舊遊數舍近欲作書相問訊或者百
乘經臨可以面會乎既而聞已開新邑矣得賢令尹
可為漳浦赤子賀其端年初見廟堂欲選才辦事每
有繁使必白無如執事蓋欲處掌故學官而復遲者
為此耳閩中推鹽之役雖復命而不阿攝使俱往之
喻役辭命而不行其其攘臂抵掌以邀一時之富貴

可以勸誘其來者及今宜以真意寔政行之非徒拖
案沓具故事而已不知吏儈今所報者已入港者各
若干少尤可慮况無乎此所甚望而未可準者也若
在官之可準者有一倉焉曰米則義倉乃人戶隨苗
一石外例納一斗寄之官倉以備凶荒濟隣里者也
今人戶但知輸納不知其為自己椿寄之物官司但
知受納亦不知其為人戶椿寄之物然而人士之識
者知之官司之清明者亦知之苟皆知之則當飢饉
之時其可不捐以還之民乎今非還也糶也若急時

猶新而不糶則此倉不得為義矣前此多積壓不動
遂化為朽腐或私移易則有之若賑糶則曰常平法
重也中間賢守亦有出糶者某曩試邑永福見前令
每當水旱必發義倉以其糶價申倉臺照會未聞有
敢難者某常親行之矣豈有縣能之而郡反不能之
乎亦有新陳相易之本法李常平賢使者是可保也
今時積久者恐未敢動且將三年內盡發糶可乎曰
穀則平糶倉所在有社倉近來賢守令多創平糶倉
而此則創自曾侯始其意所望於後人者甚美而其

弊則士友之賢者直欲罷之且先以其美者言之以
錢俵僧量時價而糶於新熟之時登糶於青黃未接
之時則如其價不敢增僧主出納官提其綱所以防
吏姦者非不至歲？如是豈不甚美以其弊者言之
增價求糶有重費請錢與納穀皆有費其病僧最甚
姑寧未言而士友以為病民者早禾方熟而遽糶則
市價不退僧無所賒貼而科之佃戶則民代受其擾
閉各而不散雖散而不均糶之價多於始之糶如此
類非一孰知其有大弊乎此倉本為民設不知官所

擬以為軍糧者安在而歲那給於是不知所資以秤
提者何謂而時借允於是糴本既有移動而連秋罷
一利掩取其租以為填補之數則此倉初意果為民
手為官手僧受其害官受其利吏與卒皆有利而民
之需實惠者幾何毋怪乎士友之群議也謂宜盡數
節次發糶其價比元糴姑與量增隨問俵由之時與
開倉給散之時皆須選清強官實有志於民者俾任
其責則吏卒之姦必可革矣

福建趙倉

綸

某比承使軺觀風一出雖曰奉梓楮之命而常平使
者所至正當青黃未接之時整待哺者衆又當椿
留義廩之時指揮申嚴者屢不發則失民望發之則
非朝命此其所以難也既發而奏殆與汲長孺同意
全活甚多又與富青社同功循行原隰至于海隅茲
行也其有補於民命大矣可賀近頒降新楮至使司
名曰糴本建民相驚米舟不入城市價頓增長遂與
守鄉同曉諭之乃定舟雖至價未退要之上四郡苑
稍有儲藏下四郡不無望廣舟赴試來者言都城米

升六百舊會似更慮於外處所慮處皆同則和糶不貽閩人之慮矣豈不大可賀乎

某前晚得永福黃令熙書以常平事獲譴於使臺亦嘗畧為稟控然未能詳也某庚寅歲試此邑始至則米升廿四文邑民謂未嘗見幾至絕糶者一兩日遂發義倉出糶且發且申以解倒懸之急然後知常平之為有功也是冬遂以義倉所糶錢與社倉所椿錢收糶以為來備歲請于倉臺時史端明為使者報之曰若能收糶於外處乃為有益其為邑民慮甚至端

明知三山產米之不足於食例招糶于廣歛邑體此行之却未知永福山邑亦為產米處只產少販戶謀利撤載入州饑及春則內自受困某遂再申以內之米得稍存為幸若外之米則沂灘難入且難恃所以急收糶者如此端明大以為然散糶亦良難明年邑再荒某以憂去推官賑糶亦收糶之助也今年矣豈謂今春荒最甚升四十二文昨昔幾倍之黃令權宜就義倉借錢收糶所欠者亟申使臺尔今亦自知其非矣渠有公劄中呈欲望薰然慈仁亮其心

而赦其罪則令與邑人之感同也其本不識之去秋
因其來試漕閘且於按牘中見其書擬甚可觀則知
王留畊在江東日識其材遂呼以揖帳管也某去此
邑後令之賢否無不知今自邑來者皆稱之又區
鄙性每見其人之賢且材則敬之愛之或有疎處則
察其所以疎者何由若其人之不然則嫉而輕之如
不款與之語或有可取處則又未嘗不韋其能改也
若黃令此舉則賢者之通之疎也某只款為著一二
語因記舊事不覺醜縷

二十卷終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憲鐵菴方公文集卷二十一

書

王提刑

潭

某蚤上伏蒙賜之顧論國事邊事無凝滯又謂以武
臣乘障及緩急處反不如書生死封疆之義如浮光
之董降而趙死者皆是必復舊乃可此論則前所未
聞者識趣奇偉如此既而知為簡肅端明之聞孫信
源委有所自來方切敬歎玆翰墜臨示以奏議臣編
典考亭誌自念生晚不獲如昔賢之拜床下讀其書

論其世殆若親見然拜賜多荷

項卿守傳文

某冒領鄉部受責於鄉人最多方去秋試者闕儒者不能壓則曰此使者之責也暨長官闕攝者不肯來則又曰此使者之責也入春飢者闕而責愈甚而變_反之深者為最甚_深其望于賢太守之來何如上已前一日以聞郡告而後某之責始釋其喜不在於父老後方闕時家皆不自保之憂得陳尉權縣而定鍾權軍至而又定乘人家欲糶之時勸之不甚難稍定

則稍難愈定則愈難委官登門人而求之其不難也者哉希賢侯與春脚俱來二麥大稔被野如雲海鄉流移悉歸食新其接濟多少人其消弭多少事天之賜也侯之賜也今自四月半盡五月尚有四十餘日亦未易過有不容不求之人者既藉官司之力以鎮壓細民矣不体官司之命以糶濟閭里可乎去歲非歎而失租也今非指以與人也不糶三貫有何不足而猶閉吝乎玩求多乎人生五馬貴乃使吾邦君下車來不得一日伸眉既以軍食為憂又以民食為

慮亦綠土狹人稠雖豐年無半歲糧全仰廣舟外之
來者既稀少內所有者又極淺又綠措大家谷食不
多非如江浙家以萬計以千計者皆米也今家有二
三百石者甚可數且是半有糠粃而小產尤可憐又
綠士大夫家當收租時多折價至春夏間無以為富
室倡交相議何益城郭尤可鄉村最難信救荒之無
良策然亦當盡其心建劔間計鄉都人家皆產戶抱
認分糶其來已久福城計坊巷人家亦寄居上戶或
出來或出錢認糶已一兩年如此皆眛以為當然莆

人最窶別無利源苟幸價長鮮深長思於其初分認
糶之事誠未慣習始有以官司為玩者今亦漸知畏
矣賢侯又以惻坦之意行之當必有感懼者今歲春
事蚤若五月末六月初早禾須有入市者則所謂四
十餘日其實難過者一月日耳距早食漸近人家蓋
藏不患其不出猶有靳者苟得其實則當借其僕以
警其餘非獨得罪於官亦使之知得罪於鄉井之為
辱也水南有新憲安余令薦鷓者收甲其鄉歲平
糶而宗族隣里之價不敢甚高今春諸微警而此境

帖然者余力也城之內外有及其數或亞或半其數者對入費分疎有不知分疎者士大夫亦或各有見也今且相扶持到早熟則稍寬正恐早谷其價尤高或不下三貫奈何灣澳去處且防搬淺或又謂境內山窟海濱仰二洋之早谷者一放過則去而之禍清之泉城者不可過矣近年淺於遠地者何限緣設官收入平糶倉則曰新熟能幾何其責自此始士之不考本來者唱此論而五廂居民歲沾其利者亦從之為連年此倉何嘗收得早谷而谷之責更甚未易

與俗人言也故防搬淺其一也向來仰南北舟既北久不至又南來絕少招誘上策既不可恃只得執裏面商量閩上四州產米最多猶禁種秫禁造曲禁種耕插鑿池養魚蓋欲無寸地不可利無粒不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邦而防慮至此况歲無半糧乎今吳化縣田耗於林糯歲有入城者不知其幾千擔仙遊縣田耗於蔗糖歲運入浙淮者不知其幾萬壘蔗之妨田固矣可一年不飲不可一日不食上四郡士民之論皆同而莆有不盡同者豈非其保在細民而不在

士大夫耶故禁雜種其一也惟賢侯留意若時和歲
豐南北流通則無此矣要之今歲雖熟而糶價未必
能遽平却當告諭產戶隨高下認糶則至期有不能
辦者今茲麥熟匪獨吾閩諸路皆然又一晴一雨所
在皆同立夏日太史占風至豐年分野在吳揚天相
東南處之皆稔非特民命蘇國命亦活矣或傳維揚
獻瑞米有天下太平字却不受蓋豐年為上瑞何必
此

林沙宰 珪

某舊冬拜令後固知盤粮錯節乃賢者之所以自見
也以所賜書觀之其辦可喜其勞亦甚矣固州家之
所宜假借扶植以助其立者也今之邑莫難於辦賦
若撫字則固本心剖決則特餘事耳非吾輩所患也
治吏之舉甚壯况承郡命其敢於報復郡所當察不
折其萌及令生事此賢尹之所以不能堪也吸三斗
醋乃可為宰相况縣令乎故必更州縣者為監司乃
知州縣之痛痒更縣者為郡乃知縣之痛痒使君妙
年高料未四十壽域未必知邑之難獨賴其高明終

必察此縣與民最親更事最多雖志或有托於上者而澤亦有可行於下者吾輩作邑切須分明可以質之天而無愧可以布之人而無忤終身受用自邑始其向在將樂日賣鹽須三百餘千少不及數則爰手未嘗識郡中事人亦未嘗輕刺一犯鹽人其時猶幸上供銀折會而郡雖未見寬假得與百姓相安暨再試永福可以卧治無所謂一求之說西邑皆僅年餘不得寃其及物之志自以為惜今老矣不復有斯世之志矣今春左撥括出猶欲以民社見委知臣莫若君其獲生全已幸蓋畏威敬怒者此心猶前歲也來翰猶以為言豈亦見邸報乎一春頗費酬答今幸此活漸冷或可稍安矣

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菴方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